

我的肩胛骨後面有一條細細長長的傷疤。刀傷。

我們領養妳之前就有了，勞倫斯太太當時笑著說，一邊切著菜。我和你爸老是開玩笑說，妳就像是從天堂掉下來、不小心弄掉翅膀的小天使。

五歲的我將雙手放在洗手台上，坐在高高的木製板凳上，努力咀嚼媽媽所說的話。但小天使的背上怎麼會有刀傷？怎麼只有一邊的翅膀？若不是被他們領養，或許我的人生根本就會是一場煉獄吧。我寧願不去多想，跑到客廳，緊緊抱住動物園買的笑翠鳥玩偶，堅持相信自己和電視上的各種瘦到見骨的難民兒童不同。我壓到按鈕，不小心使玩偶發出嘎嘎的歡樂笑聲。空洞憔悴的面孔一一閃過。我把牠抱得更緊了。

壞心眼的她則笑著，用纖細的指尖不斷在後面戳啊戳，弄得我好癢、卻已經沒力氣掙扎。我們一絲不掛，而她一貫地舉動彷彿取代了庸俗的事後煙。

「妳可能曾經是殺人魔的孩子，然後他刀子不小心一劃，就在妳身上留下紀念品了。」

她低聲說道，拉起棉被而一口氣蓋在我們身上，形成了一個小型帳篷，說著床邊故事。「他最後在上野公園裡丟棄屍塊，被警察逮捕後就被處刑吊死了，所以妳才會被勞倫斯夫婦給領養。」

「那生我的女人呢？」我翻身，挑起眉毛，假裝毫不在意，試著抹去那栩栩如生的畫面、覺得頭皮發麻。對親生父母毫無印象的我而言，母親是一種職位，始終只有勞倫斯太太有資格當我的媽媽。

「誰知道啊，白痴。」她鬆手，讓棉被掉在我的臉上。

她從以前就非常擅長心靈輔導。

「所以要懂得知足，知道嗎，勞倫斯小姐？」她輕輕吻著我的眉毛，永遠那付說教的模樣。

我們雖然是同學，但我小了牠將近一年、差了十一個月。

我點點頭，一聽到「勞倫斯小姐」還是忍不住起雞皮疙瘩，彷彿自己的姓氏就是一件荒謬不合身又永遠脫不下來的布偶裝，不管是宮本還是勞倫斯。明明就扯不上半點關係，回到日本也純粹是不幸的巧合。但我什麼都沒說，不想回嘴。

「別擔心啦，這疤不明顯，不會影響到拍片。」她語氣變得和善，緊緊摟著我。「它就像是笑翠鳥的羽毛喔。」

那天晚上，我夢到了澳洲的大房子，還有在後院的野生笑翠鳥。牠讓我摸摸牠的頭後，從我的手中輕輕叼走了生牛肉，就這樣展開帶著藍點的棕色翅膀飛走了。

她的父母離婚，爸爸已經帶著弟弟回到澳洲，而她媽不斷尋找著新男人，母女住在同棟高級公寓卻隔了一層樓。她那時候獨自住在2307號房，是個角落，能夠俯視被夕陽籠罩的東京，落地窗外一棟棟建築像被橘色果凍用力壓下去、染上鮮豔的顏色。我有時候會在那邊陪她，聊到好晚，錯過末班車就會留下來過夜。

她媽則住在2107——只有一次在大樓電梯裡巧遇。她媽跟她一樣高、尖銳的五官卻長得跟她不像，噴著我不太喜歡的香水味、又濃又嗆。最大的相似處或許就是那雙碧色的瞳孔吧。身旁還跟著一個駝背纖細的日本男人，身上的西裝昂貴卻有點皺巴巴的。他們身上殘留著性的味道。

「我在妳桌上留下3萬塊現金了，不夠再跟我要。」那女人只跟她用英語丟了這些話後，就和男友就匆匆離去，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敲出響亮的馬蹄撞擊聲。

她不以為意，聳了聳肩。「那是我媽，跟我爸離婚之後就這副德性，但沒差啦。」

老實說，認識她這麼多年以來，我幾乎沒見過她的雙親，他們就像是卡通影片中永遠被打上黑影的配角、沒有五官、不存在於現實之中。所以在高中畢業之前，一直都是她來我家吃晚餐，在飯桌上和我父母一起調侃我。四方形餐桌、三個金髮一個黑髮。郊區透天建築裡歡樂的笑聲。

我們在大學畢業時搬了出去，由她處理所有瑣碎程序，買下屬於我們兩人的公寓。那時好天真無知，拿到鑰匙時不斷開心地瘋狂尖叫，笨拙地一一組裝便宜的家具，在瑜珈墊上瘋狂接吻做愛，真的相信我們會因此永遠在一起。

「妳知道我們像什麼嗎？」我絞盡腦汁，試著讓她打起精神。

「什麼？」容易分心的她，眼神卻總是能專注在我身上、永遠一臉興致。

我想說我們就像是餐廳裡的鹽巴跟胡椒罐子，總是一對，少了一個就喪失意義，但她一定不會理解這聰明過頭的比喻，反而會滿臉嫌惡。

我瞬間意會，沒有回答她的問題，直接吻了她。緩慢又溫柔，像是套上最合身舒適的衣服。這就是她最喜歡且需要的。她眯起眼睛，用那雙纖細的手臂圈著我的脖子，久久不肯鬆開。

睡在同張床時，有時候一翻身、手肘會不小心敲到牆壁，哀嚎一聲、眼淚都流出來了。她哧哧笑著，毫無同情心、口吻卻溫柔。等兩人收入都更穩定一點，再換成更大的家吧？

壓迫感十足的狹小公寓如今已經變得太過空曠。我抱住膝蓋，頭靠在洗碗槽旁。身邊都是遲遲沒有回收的各種垃圾。

「喂？哈囉，我最近好忙，都沒時間打電話給妳。妳吃午餐了嗎？」一向都是母親接的電話，擁有開朗又有精神的聲音、濃厚又讓人懷念的澳洲腔。

一小時的時差。在這鬼地方待久之後，我反而不習慣他們獨特親切的口音了。

「嗨，媽。我剛起床。」不小心踢到了紙箱，滾了一地的鋁罐出來。我手掌突然冒汗，深怕我媽從電話的另一頭聞到滿滿的酒臭味。

「快去吃點東西吧。是說蘿拉最近怎樣啊？」我媽問道，沒有要切電話的意思。

我爸媽知道我們之間的關係，也坦然的接受了。我們只要妳快樂。我們家的座右銘。

「她還好。」我含糊帶過，覺得有人不斷用鐵鎚敲打太陽穴。「我們現在正在一起工作，拍同一部戲。」

「是這樣嗎？」瞬間的停頓。我想像媽媽和藹的綠色眼睛緊盯著我的臉。「妳得獎那部聽說太可怕了，我跟妳爸爸都不敢看。」

我們又見面了呢，真巧。但真的很高興有這榮幸能和影后小姐一起演對手戲。她笑得燦爛，雙手交疊。雖然已經認識這麼久，但這應該是第一次吧？請多多指教唷，宮本小姐。

我強迫自己低頭回應，覺得全身徹底被浸泡在冰桶之中。

手臂一樣大的沉重獎項早已經被扔在床底下，踐踏在他人破碎的夢想上不知道積了多少灰塵傲慢跟自卑。咦，為什麼是她得獎？憑什麼？我摀住耳朵，依舊不要知道的好。

「還可以啦，只要不要把女主角想成是我就沒問題了。」

《軌道》。是歐洲風味的日本懸疑驚悚片，宣傳海報是男主角蒼白的臉、像小鹿一樣的眼睛瞪得好大。還有我穿著寬大白色男性襯衫的背影。這裡就不多提了，但藏在沈悶的步調裡內容幾乎什麼都有：亂倫強暴家暴自殺謀殺情殺。

其實就連我自己都不敢回去看，首映那場就讓人難以在漆黑的空間中焦距在不斷閃爍地螢幕上。我低頭，假裝對電影簡介興致勃勃，不想面對自己被放大七百倍的啜泣聲。不知道讓片子成功的人究竟誰比較變態、到底誰才急需心理醫生的幫助。

導演聽說壓力太大，決定搬去科威特定居、嘴裡叨煙在各種槍林彈雨拍戰爭片。編劇在半年前用領帶上吊自殺。第一男演員帶著未婚妻跑去義大利度假後就死也不肯回來。第一女演員正獨自躲在客廳酗酒。

「這次又是什麼樣的片？」

「歷史劇，和軍人妖怪有關的。」我總是有辦法把一個複雜的故事濃縮到什麼都不剩。「我是軍人，她是妖怪。」

「什麼？她飾演妖怪嗎？我真的不懂。她明明就很有天份，但從以前除了舞台劇或談話性節目，在這裡都接不到什麼戲。」老媽反應一向誇張、戲劇化，卻總是說中要點。

垃圾談話性節目上開心的模樣彷彿樂在其中。我都會偷偷轉台，感受愧疚蠶食著自己。

妖怪的她身穿和服居高臨下，舉高了脇差。不適的既視感徹底融入人物戲份。我們曾經以這個姿勢做過愛，昏暗的房間、被反綁的雙手、玫瑰氣息的乳液。

我跪在地上、冷汗直流，覺得攝影棚的空氣徹底僵住。

我敢發誓，發出打從內心的淒涼慘叫、讓血漿噴灑至潔白衣物時，她就這樣笑了。薄薄的嘴角微微勾起、若有似無的嘲弄。她的演技一直都比我好太多了。

拍戲結束的時候，她甚至對我有說有笑，臉上掛的滿滿是真誠的敬佩，直到人群通通逐漸散去。

她看都不看我一眼，低著頭，不斷傳著不知道是給誰的郵件。

「要記得去剪頭髮或是燙直，不然每次妳留太長都會變得亂七八糟。」一回神，老媽念念有詞，電話傳來喀擦喀擦的聲音，微微的雜訊。

我摸了摸脖子。頭髮在四月時就通通剪掉了。一時的衝動，意外地在時尚雜誌上大受好評。經紀人第一時間嚇到從椅子上跌了下來，支支吾吾，不確定該責罵還是該稱讚。但他其實了解。所以只嘆了氣，沒有多說。被提名獎寵壞的我假裝不去注意到無語的斥責，以及那輕易就能使自尊崩裂、蔓延在空氣中好久、一種無形壓迫的同情。

無論收到多少稱讚，回家之後，我就這樣把頭埋在枕頭裡，不爭氣地像孩子一樣再次哭了整晚。沒有期限的連續劇，沒有盡頭的折騰，直到隔天洗了把臉，晨跑之後，強迫自己擠出微笑，和她禮貌性地交談。

早啊，鶴子。她故意說著人物暱稱，炯炯有神，卻優雅地主動打招呼。彷彿真的樂在其中。

早安，克拉拉小姐。我露出微笑，微微調整了一下頸邊的短髮。

若是以前的她，一定無法接受這樣的我吧。精緻修剪的指甲掃過我的長髮，在髮根處緩慢地纏繞著。剪掉就永遠饒不過妳喔。語氣輕挑卻相當認真。那種控制慾至今還是會讓口水哽在喉嚨，想像她輕輕撕開所有的雜誌海報、讓我的五官跟脖子四分五裂。

休息室裡的書刊依舊安然無恙。在封面上的我始終面無表情。

「妳要保重喔，好嗎？我愛妳。爸爸也說他愛妳。」差不多要掛斷的象徵。母親停頓了一下。「替我向蘿拉問好。記得，我們也很愛她。」

「我們也愛妳們。」沒人的屋子之中，我再次逼迫自己露出微笑。十分鐘就好。

或許我的演技也沒有想像中的差。我真心這麼覺得，但沙啞的聲音卻只顯得微弱虛假。就像是排練中的台詞一般。